

税清静 著

大



瓦

山

吉秋馬加 題



大瓦山

税清静 著

大瓦山世居
清静居士

敬道先生
雨中书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瓦山 / 税清静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54-9822-9

I. ①大… II. ①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826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水墨坊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6 千字 印数: 1—20000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何开四

税清静一直在省作协创联部工作。他这部作品的问世和他在乐山金口河区挂职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的经历有关。在那一年里，他走遍了金口河的山山水水。云聚云散，花开花落，纵然不是金口河的人，不是彝家子弟，他也将全部深情，投注在那片热土之上。

磅礴雄浑美丽多情的大瓦山，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激情，成为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但是，要结撰一部长篇小说，绝非易事，更何况《大瓦山》的主体部分发生在十年浩劫，要拨开历史烟云，审视那段满目疮痍的苦难岁月，需要作家的胆识和勇气，也需要作家胸有丘壑，有着大视野、大格局的气魄。

平心而论，《大瓦山》是一部富于特色的长篇小说。以下三点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大瓦山》的“故事主场”发生在彝族人聚居的世外桃源“大瓦山”，作者不仅对当地的自然风光作了生动的描绘，如大瓦山风景、大峡谷、一线天、情人溜索的介绍，有画卷的呈现，更注重对民族文化内涵的深沉表现，同时又赋予其感性和艺术的色彩。不管是对彝家新年的介绍、彝族婚丧嫁娶等生活情景和地方习俗的详细描摹，还是穿插于其中的彝族古老的传说、民歌民谣，都内在化地构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鲜明的彝族特色与小说情节发展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看得出作者于此下了一番功夫，把田野调查和资料的收集熔铸于文学的再创作中，形成一种独有的风韵。

小说着力于人物的刻画和塑造。往往能以多种笔墨状写出人物的精神品

格。兹举两例，以概其余。

《大瓦山》主人公艾祖国形象饱满，栩栩如生，立于纸上。作者以曲折多变的情节，富于沧桑的事件，多维度地赋予人物真实的艺术生命。艾祖国坚强勇敢、坚守信仰，视金钱为粪土，惜真情若珍宝。他从一个北京来的大学生，稀里糊涂地成为差点害死老革命牛巴马日的“罪人”，再成为大瓦山的普通一员，最终从一个单薄苍白的男孩，真正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的成长与蜕变，他的受挫、遇难、自强的跌宕起伏，有着清晰的逻辑，形成了完整的人物个性。小说写的是历史，但不是简单的过去时，而是过去进行时。在阅读的语境中，读者有和主人公同时穿越时空的感觉。还需一说的是，作者虽然对主人公有几分偏爱，不吝笔墨，但清醒和理智一直制约着作者手中之笔。艾祖国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而正是在这种平凡中我们感受到了他的不平凡，从而增强了人物的可信度。

在《大瓦山》中人物众多，但即使是配角，作者同样精雕细刻，以不同的笔墨描写人物，特别是揭示出人性的深度。阿卓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阿卓是牛巴马日的妻子。作为一个曾经的女奴隶，她是一个比苦菜花还苦的、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写女奴受辱的情节，在过往小说中并不少见，但《大瓦山》中的阿卓，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却是她身上独特的“土地属性”。这种“土地属性”升华为美学的崇高，令人动容。

无论在多么艰难竭蹶的环境中，土地和庄稼都成了阿卓生命的支撑和生命的外化。作品不少情节都生动地诠释了她的土地情结。阿卓是那么心疼庄稼，以全部心血挚爱脚下这片土地，以至于她在丈夫重伤昏迷（她误以为丈夫已逝）之后，对别的事全都混沌不清，却依旧恪守着她的“庄稼卫士本能”——阿卓现在从早到晚都在忙一件事，她不停地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去检查，看到有庄稼倒了或者断了，她就想方设法把这些庄稼扶起来，谁也劝不住拉不住，一边扶庄稼还一边骂：曲柏这个砍脑壳的畜生，又糟蹋了那么多庄稼！阿卓，这个曾经被深深戕害、苦楚比欢乐多上数倍的女人，却以“地母”般的宽容和深情，清醒也好，疯狂也罢，不曾须臾离失自己身上的土地属性。这是她无可回避的归宿，也是她灵魂深处最执着的爱。作者洞察人性入木三分，以深刻悲悯来书写阿卓，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同情与共鸣。我们那与土地生生世世打交道的先辈们，他们何尝不是阿卓的“群像”呢？对庄稼粮食，

对脚下土地，爱得那般忘我与深沉。我想，这和税清静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对土地有刻骨铭心的情感密不可分。稼穡稼穡，良有以也。

小说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其中的幽默风趣，往往使人开心解颐。税清静的幽默是含蓄而不露锋芒的，比如彭火山笑言道：“他们说在金河口走路必须把手背着走，打甩手走的话彝族姑娘就以为你向她示爱，她就会牵你的手；一旦有姑娘牵了你手，你就要负责，娶人家。整得我背着手走了好几天。”这是来自生活的笑料。作者寥寥几笔，就烘托出一个“背着手走路”的老实人形象。即使面对一头猪一条狗，作者也打趣道：“王教授知道它们这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赶紧上前劝阻，可是牛巴马日家这头本来打算喂到过年才杀的黑猪还是被提前执行了死刑”，“当它四处流浪饿得快撑不住时，只因周老人在人群之中多看了它一眼，从此它便跟了周老大”。而在描写大瓦山之前的荒僻落后时，作者干脆运用了网络段子：“那时瓦山坪治安基本靠狗，通信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工程基本靠手。”这些生动的语言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为作品增添了色彩。

当然，作为清静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有的地方还值得完善。即使如此，我们也感受到作者对生活和文学的热爱，以及他的才华和创作的潜力。此书稿在网上曾得到众多网友的点赞，相信出版后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何开四，男，四川泸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以擅长写赋而著称。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2年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研究生。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集《血染的风采》，文学评论集《批评与探索》，文艺美学专著《碧海掣鲸录》等。）

零

大瓦山像一叶孤舟游弋在茫茫云海之上，耸立于圣洁的雪原之巅。远处群山环绕，巍峨耸立。此情此景，我拙于用文字的排列来描绘它，只能唏嘘慨叹：得此美景，此生足矣！

艾祖国在他的日记本上继续写道：我没去过天堂，但我知道它很美。自从见到大瓦山，她大气磅礴，浩浩荡荡，让我知道之前所见过的雄浑不叫雄浑；她美轮美奂，韵景非凡，让我见识了以前见过的精美不算精美；她气韵流动，变化莫测，让我明白了之前所见过的幻境不是幻境。于我而言，也许这就是一种颠覆。可惜，面对颠覆，我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只能睁大双眼，却总也看不够……笔墨和思想都已不够用，在此等壮观面前，我只能说，这是造化的力量。山如海兮风如潮，云端极目叹天高；眼前有景题不得，胸中点墨似火烧。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色，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天堂。

合上笔记本的时候，艾祖国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笔记本扉页上那几句：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

夜，死一样的静，这个冬天不是一般的冷。

金河口区公所的院子里最后一盏灯被牛书记吹灭了，整个金河口区全部消失在大山怀抱的黑暗里。

牛书记姓牛，年近三十。日本鬼子杀进北京城那天，他降生在重庆市铜梁县一户殷实人家，在家排行老三，于是叫牛季，如今是这个金河口区区委的一把手，来金河口工作三个多月了。他天天都是区公所睡得最晚的一个，今晚也不例外。牛书记刚躺下身子眼睛还没有闭上，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闯屎到鬼了哦，日妈不早点打。牛书记两下三下把衣服抓来裹在身上，顾不得穿裤子，几步冲到紧靠门窗的办公桌前，在黑暗中一伸手就抓住了跳动的话筒。

喂，你好，我是金河口区委书记牛季，你哪里？

喂，牛书记好，出大事了……

你是哪个？

我是瓦山坪公社的日黑啊。

日黑是瓦山坪公社党委副书记，是彝族，牛季记得这个人。

日黑你好哟，不着急，慢慢说，出啥子大事了？牛书记反手从衣服包包里摸出一盒火柴来，歪着头夹稳了话筒，空出手来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点亮，顺手抓过笔记本和钢笔来。

牛巴马日死了！

你说啥子呢？牛书记以为自己听错了。

牛巴马日死了！

日黑你搞啥屎名堂，牛把马日死了你们不去找兽医找我干啥子！

牛书记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同时把笔记本和笔扔到桌子上。简直没屎名堂，冷死老子了。牛季“噗”的一口吹灭了灯，赶紧钻进被窝里。整个金河口区再一次消失在大山怀抱的黑暗里。牛书记的被子还没有完全盖好，电话又响了。

硬是不要老子睡了嗦。牛书记又怒气冲冲地把衣服拉来裹在身上，几步冲到桌子前。

喂，你好，我是金河口区委书记牛季，你哪里？

牛书记，还是我日黑，牛巴马日死了！真的，书记……

我不管你日黑还是日白，各人自己去找兽医，听到没有！吼完他再次挂断了电话。牛书记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一着急就容易爆粗口。

咚、咚、咚！睡在隔壁的张区长张俊开始插墙了。他比牛书记年长十岁，

为人处世四平八稳。

兄弟，稳到点，注意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张区长在那屋喊道。

牛季把脑袋伸出被子对着墙壁大声喊：注意个锤子态度，瓦山坪那个狗日的日黑一晚上都在日白，几次骚扰电话都是他打的，多半是酒喝多尿了。说完又把半个脑壳缩回被子里，只把耳朵露在外面，顺便在被沿上蹭了几下痒痒。

我是给你提个醒，这个时期要注意点，刚才日黑说哪个死了啊？

没得哪个死了。

牛季想这老小子耳朵好用得很嘛，前段时间李老师来时，敢情每天晚上都被他听到的哦？想到这里牛季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李老师叫李小红，是牛书记的爱人，在乐水市里一所中学教书。前段时间学生都去工厂劳动了，没学生可教的李老师就趁机到金河口区上来看牛书记。毕竟是年轻人嘛，很长一段时问没在一起了；再说牛季来金河口有三个月了，李老师还一次都没有来过。牛季内心也很想李老师来金河口，但同时又有点怕李老师来，原因就是住的老房子不隔音。区公所就这么个条件，总共一排八间平房，他来时张区长就安排他住的这间，住宿兼办公室。区上唯一的一部手摇电话也拉来安到了他这间房子里。这样书记区长就成了两隔壁，既便于工作又便于交流沟通，但是老婆来的话就不太便于生活了。正当牛季为让不让李老师来犯愁时，张区长却莫名其妙地患了中耳炎，有时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清，牛季这才放心大胆地让李老师来金河口住了好几天。昨天刚把李老师送走，今天他耳朵就好了？

老张，你耳朵没得毛病？中耳炎是装的嗦？想到这里，牛季赶紧问。

我的耳朵快好了，哈哈。隔壁响起了爽朗的笑声。牛季知道自己又上了这张老鬼的当，以后再也不能让李老师来金河口过夜了。

刚才日黑说哪个死了？张俊还在追问。

他说，牛把马日死了。牛把马日死了就日死了嘛，老百姓有肉吃了，好大个新闻哦。干脆明天喊他们给金边县委宣传部报告算了。

不对哦，是不是牛巴马日死了哦？

他说的就是牛把马日死了，多大个事情嘛，打尿一晚上电话，多半喝多了。

是不是牛巴马日死了哦？我的书记大人，牛巴马日是个人。他们彝族人

喜欢太阳，名字里有日字的多得很，并不是我们汉人理解的意思。

牛巴马日是、是个人？牛季一屁股坐了起来。

是人，是瓦山坪公社胜利大队的支部书记。

日黑这个狗日的连你妈个名字都说尿不清楚，我打电话再落实一下。牛季赶紧穿衣下床。

在这个黑洞洞的深夜里，金河口区公所最高权力机构再次被点亮。

牛季左手按住电话机话筒，右手呜呜地摇动了七八圈电话机摇柄。

喂，总机，我是牛季，请帮我接瓦山坪公社。

你要说接 101 矿，隔壁张俊说，瓦山坪公社没有电话的，他们打电话都是到两里路外的 101 矿厂部借电话打。

好的，总机，请帮我接国营 101 矿厂部，谢谢。

啥子……接不通啊，你再接，几分钟前他们还给我们打了电话来的……哦，谢谢了。

电话没接通？张俊也起床穿好了衣服，把煤油灯点亮了。

总机说接不通，可能是哪一截线断了。

山上飞石、塌方等地质灾害随时都有可能把电话线砸断的，这很正常。

那、老张你看怎么弄呢？

要不我们连夜上山？你定。

你起来了？

早就起来了，你看呢？

上山，穿厚点，再把武装部长彭火山喊起来，一路。

好的，我马上去喊他，你也穿厚点，你脚杆痛，要不等会你还是骑马哈。“嘭”的一声，张俊边说边走，顺手就把门拉上了。他来金河口当区长五年了，蛋大个地方，哪里是沟哪里是坎，他早就搞得清清楚楚的：天晴下雨走路怎么走都有不同的走法；不打灯不照亮走夜路，天晴时踩白处，雨夜踩黑处——雨夜里路上发亮发白的全是水坑坑。他这都是跟老百姓学的，广大人民群众太有智慧了。

张俊一路小跑，来到百米之外的武装部，用脚猛踢了几下彭火山家的老木门。

哪个？“哗”的一声，彭火山将床边的冲锋枪子弹上了膛，立起耳朵听门外动静。

我，还有哪个？老张，起来，有急事！马上跟我到区公所集中，下乡。

马上啊？半夜三更的。彭火山赶紧轻轻把子弹退膛，关上了冲锋枪的保险。

马上！

带枪不？

背上嘛，搞快点，我在门口等到的哈。说完张区长就抄起手轻脚轻爪地回区公所了。

彭火山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把枪往脖子上挂，边提裤子边往门口走，打开门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彭火山赶紧扣上了衣服扣子，却不见了张区长的身影。

屙尿去了？张区长，张区长！彭火山房前屋后围着找了一圈。嘿，这个张老鬼，不是说等着一起走吗。嘟哝两句后，彭火山便独自朝区公所走去。

彭火山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周老大家的老黄狗，人年龄大了睡眠就少，可能狗也跟人一样。老黄狗跟着周老大都有二十来年了，传说老黄狗年轻时曾经是国民党军的一条军犬，后来国民党投降了，当时驻金河口的国军被蒋介石摒弃，跑的跑，逃的逃，投降的投降，落草的落草，也没人顾得上这条狗的死活。当它四处流浪饿得快撑不住时，只因周老大在人群之中多看了它一眼，从此它便跟了周老大。杀猪匠周老大家的狗被人尊称为大黄，一直叫到现在。又有人说，大黄跟周老大主要还是因为周老大是杀猪匠，跟到周老大有肉吃。彭火山也觉得这个说法合理些，而且彭火山还常常跟大家解释，大黄不是军犬，是条普通狗而已。

解放后金边县曾组织民兵到大瓦山上搜山剿匪，金河口的周老大左手牵大黄右手紧握杀猪刀上山当向导，结果无功而返。有人就怀疑是因为大黄曾经是国民党军军犬，故意带着大家在山上乱转，在不该叫时乱叫，给山上的匪军提前示警，为匪军提供了逃跑转移时间。总之剿匪失败罪过全在大黄身上。剿匪队曾想将大黄处死，以啖其肉，全靠周老大的人格魅力和手上的杀猪刀才保住了大黄的一条狗命，于是大黄更加尽职尽责，并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多生多育。这么多年下来，全区上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狗男狗女”都是大黄的狗子狗孙。也怪了，全区的狗就听大黄号令。山上也没有再出现匪患，大家这才慢慢原谅了大黄。大黄一开口，彭火山知道，全区的狗都该叫了。

果然，当金河口被嘈杂的狗吠声淹没时，彭火山已经走到了区公所，推开唯一亮着灯的门。牛书记正在给张区长手里的马灯加油。

来了？等一下马上就好。牛季招呼道。

出啥子事了？牛书记。彭火山问。

长话短说，可能是瓦山坪公社胜利大队的老大队长兼支部书记牛巴马日同志死了。张俊一边说一边放下手里的马灯。

不可能啊？那是个老革命。你们搞清楚没有？要不再打电话问问？彭火山有点着急。

还用尿得着你说，电话线断了，所以我们才把你喊来，马上上山去搞清楚具体情况。牛季说完从桌子上《人民日报》的边上撕下一块，折叠成长条状伸向桌上煤油灯火苗上，“呼”的一声点燃了，再将燃烧的纸条伸向马灯灯芯，甩了甩手中燃烧的纸条，送到嘴边一口吹灭了余火，再丢到地上踩了踩，轻轻放下马灯玻璃灯罩，侧身将马灯交给区长张俊，回手将那份《人民日报》收进了桌子抽屉里。

老张，你认得路，你撑马灯走前面，手电筒交给彭部长，他走我后面。

不骑马了？

不骑了，黑灯瞎火的，骑马也不安全，再说马也睡着了。

脚没得问题吗？

没得问题，走。

走。

三个人，两盏灯，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大山之间。

大黄和它的子孙们再一次进入了黑甜的梦乡。

二

牛巴马日的尸体没有停放在牛巴马日家。因为日黑书记说了：牛巴马日同志是我党优秀的基层干部，牛巴马日的死是瓦山坪公社的一大损失，牛巴马日死得比泰山还重；牛巴马日也死得不明不白，牛巴马日老革命是公家的人，他突然死了，就是公家的事，所以牛巴马日的尸体被停放在胜利大队的大队部。日黑书记还交代，把那个从北京来的青年科学家先关起来，具体怎么办，等他请示区领导后再说。说完他就去 101 矿上向区上打电话了。

胜利大队的大队部，其实原是的莫曲柏头人的龙池山庄。

新中国成立前的莫曲柏家族统治着整个瓦山坪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领地。的莫家族不光有大量的奴隶，还有一支上百人的武装。瓦山坪背靠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大瓦山，数百万年的地质运动使得四周数座高山峡谷相连，围出中间相对平整的大片土地来。在这海拔两千余米的瓦山坪内还分布了五个水池，像五颗明珠，镶嵌在瓦山坪内，错落有致。最大的龙池有近十余平方公里，其实可以称为湖了；可山里人谦虚，一直就叫池。坐落在大瓦山脚下龙池旁边的龙池山庄因此而得名。

第二大的凤池有八九平方公里。这个池子里的水冬暖夏凉，池子里常年游弋着成群结队的鹅鸭，一到冬天还会飞来天鹅等老百姓叫不出名字的鸟，在这里过冬。大瓦山顶上白雪纷飞时，凤池中的水温也保持在十二三度。除了鸟儿，远近的山民都喜欢在这个池子里洗衣沐浴。

另外两个分别是鱼池和花池，大小差不多，都有两三平方公里水域。鱼池产鱼，这种高山淡水鱼味道特别鲜美，怎么捞也捞不完，是山上人家的主要肉食来源之一。花池四周一年四季都会盛开着各种不同的鲜花。每年盛夏，池中还会长出朵朵莲花，粉的，红的，白的，应有尽有，但一到冬天池里只剩一泓清水，什么都看不到了。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花池就成了山上人心中的圣地，水当然也成了圣水。山里人除了把大瓦山当神山、心中敬畏大瓦山外，其次就最怕得罪花池了。

第五个池子则是干池，因为今天的干池早已经干涸了。没有水的干池很多年过去了仍然寸草不生。每逢天降大雨，池内也存不了什么水，几个大太阳就晒干了。池内地面泛起一层层白蒙蒙的盐碱壳子，倒是看到有牛啊羊啊经常去啃食池内的泥土。据说老老老的莫家族的人就是靠用干池里的水晒盐发的家，后来发展成为瓦山坪的统治阶级。

偌大的瓦山坪不光是个世外桃源，而且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世外桃源所有的一切都归的莫家族，他们依托大瓦山天险拒绝融入任何一个中央政权，就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依仗现代化的洋枪洋炮，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打到现在金河口区公所所在的位置，即金河口镇而已，根本没法踏入瓦山坪半步，从而只好长期驻军金河口镇，守住瓦山坪的出口，以免山上彝民下山整事。反正我打不进来，你也别想出去。时间长了瓦山坪犹如与世隔绝，自成王国。

大瓦山

当然，瓦山坪并不是绝对不让外面人进入的。大瓦山位于乐水市峨眉山西麓金边县金河口区瓦山坪公社境内，海拔 3236 米，垂直高差千余米。远望大瓦山，如突兀的空中楼阁，又如叠瓦覆于群山之巅，与峨眉山、洪雅瓦屋山呈三足鼎立状，景色奇绝，极其壮观，并与峨眉山被誉为“姊妹山”。大瓦山历来为中外探险者所迷醉。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著名探险家科尔·贝伯尔和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亨利·威尔逊就曾先后登上大瓦山顶探险考察。贝伯尔将大瓦山誉为“世界上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不过，科尔·贝伯尔和亨利·威尔逊都是用黄澄澄的金条和大量的鸦片为自己开路，才得到的莫曲柏家族首领的允许进入了瓦山坪。

牛巴马日，原是的莫家族的一个普通奴隶，九岁就接他父亲的班给的莫曲柏家放牛，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放牛娃牛巴马日不声不响，天天早出晚归，一心扑在牛身上，把牛养得肥肥壮壮的，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牛巴马日没花几年工夫就从一个蔫不拉几的小屁孩长成个毛头小伙子。

的莫主人家的饭没吃到多少，主人家的牛奶他倒偷喝了不少。没办法呀，天天吃不饱，只有打牛的主意了。好在的莫家牛多，隔三差五总有母牛产仔。母牛产仔带小牛后一两年都还有奶水，牛巴马日饿了就经常抢小牛的奶，把小牛脑袋往边上一推，自己一弯腰钻进母牛肚皮下面或蹲或跪，一把抓住硕大的奶头对准自己张开的大嘴巴不停地撻捏。一根根白色的细线就直接射进了牛巴马日的喉咙；有时干脆直接将母牛的大奶头含到口中吮吸，直气得小牛围着牛妈妈转圈圈。母牛通常情况都会半推半就地让他整上几口；三五分钟后，小牛忍不住乱叫时，老母牛才会强行挣脱牛巴马日的纠缠，将奶头权让给小牛。可能母牛也很同情牛巴马日，每次挣脱前都会喷两个响鼻，提醒牛巴马日，再不让就要小心牛蹄牛角了哦。牛巴马日这时也会知趣地让开，各人找个地方，哪儿凉快上哪儿呆着，毕竟人家小牛才是正分。

鲜牛奶让牛巴马日的身体迅速成长，同时，公牛母牛的交配行为也让牛巴马日的生理迅速成熟。十四岁的牛巴马日越来越渴望看一看除了母亲以外的女人身体了，但他不知道这种与牛为伍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在他记忆中父亲到死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父亲是怎么死的？他妈一直都不肯告诉他。

直到有一天，烈日当空，牛巴马日放牛时跟着牛群屁股走着走着就来到了花池附近。当牛巴马日又美美地吃了一顿鲜牛奶，准备躺到草地上睡觉时，

突然听到花池方向传来银铃般的笑声。那笑声如同猫儿轻轻抓挠少年牛巴马日的心房，他不由得竖起耳朵，猫着腰，循着声音搜索过去。

天啊天！阿嘎正带着个侍女光着身子在花池里洗澡，花池不是谁都不能亵渎的圣湖吗？曲柏阿嘎是曲柏老爷的二女儿，曲柏老爷的大女儿叫曲柏阿依，已经出嫁。彝族人给女儿取名字，一般老大叫阿依，老二就叫阿嘎。所以曲柏老爷的女儿也是奴隶主啊，她阿嘎是谁啊，她是瓦山坪的公主，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别说在花池洗个澡了，她就是想杀个人那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一想到池中那两具白嫩的身体，要数曲柏阿嘎最丰满。牛巴马日的血脉都要爆炸了，这就是女人啊，这才是女人嘛。牛巴马日又悄悄将眼睛伸出草丛，目标锁定池中的阿嘎。不知何时，那只抓母牛奶子的大手已经伸进了裤裆内，像抓牛奶子一样抓住了自己的那根肉棒。他只觉得浑身燥热，不知如何才好。此刻手指一握住这撒尿的家伙，从天灵盖到后脚跟都跟着打了个大大的激灵，身体深处既痒又麻的感觉差点将牛巴马日放翻在地。他别无他选，赶紧一阵狂撸，直撸得天旋地转。牛巴马日“啊啊啊”一阵忘情乱叫，随后万分痛苦地闭上眼睛倒在草丛中直喘粗气。

主人，是这个下人刚才在乱叫。

牛巴马日突然从自己的春梦中惊醒过来，睁开眼时，三个红衣少女就飘到了跟前，将他团团围住。

饶了我吧！牛巴马日一翻身便跪在了的莫阿嘎的脚下，身后草上地上散落粘连着星星点点的乳黄黏液。

可恶的东西，你敢偷看……叫什么名字？

马日。

全名？

牛巴马日。

牛巴生的杂种？难怪，一听名字就不是好东西，绑回去交给阿爸处置。的莫阿嘎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不甜，有点腥，不是牛奶，主人。的莫阿嘎身边那个矮小瘦弱的侍女用手指蘸着草上乳黄液体伸到嘴边，用舌头舔了舔认真地说。

蠢猪，你是怎么望的风？啪、啪！阿嘎转身抬手就赏了她几个耳光。

主人饶命，我错了。小侍女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立马跪地带着哭腔求饶。

那晚，牛巴马日被吊在龙池山庄前的黄桷树上，等明天的莫曲柏老爷从金边县回来宣判处置。阿嘎小姐给他的罪名是私自下花池洗澡，褻渎了圣水，外加一条行为不轨——企图强奸曲柏老爷的母牛，数罪并罚小命休矣。奴隶的一切都属于奴隶主的，包括性命。

牛巴马日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牛巴女人营救自己儿子的行动已经悄悄开始。这个女人借助自己给的莫家煮饭的工作为掩护，主动孝敬两个看守一人一个荞麦饼子。看守也是下人，三口两口就将荞麦饼子啃来吃了。饼子还没吃完人已被放翻，牛巴女人将儿子从树上放了下来，塞给他几个荞麦饼子，流着眼泪说：儿子快跑，不要管我也不要管你姐姐，能跑多远跑多远，等的莫老爷回来你就跟你阿爸一样活不成了。记住，你阿爸就是曲柏老爷整死的，你以后要为他报仇雪恨。

女人看到儿子跑远了，就不慌不忙地将发辫打散，重新梳得整整齐齐，面色平静地捡起地上看守吃剩下的荞麦饼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牛巴马日趁着夜色，一路狂奔，冲出瓦山坪，绕开金河口镇，走小路穿白熊沟而出，天亮时终于进入金口大峡谷，沿大渡河岸边逆流而上，经汉源，过甘洛，用了九天时间，终于来到冕宁县城。饥肠辘辘的牛巴马日身无分文，他这才知道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在大瓦山上，不管是谁的地里总是有庄稼，山上有野果野菜可以充饥，这城镇上倒是到处摆着吃的穿的用的，可那得花钱买才行。牛巴马日没有什么新奇感，他倒感觉到了这城镇更残酷的一面，认钱不认人。

远处是叮叮当当的铁器敲击声，牛巴马日看见几个衣衫褴褛、脏兮兮的乞丐，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才发现自己跟他们几乎一个样。他赶紧躲开了那几个乞丐，生怕别人把自己也当成了叫花子。走远了，他这才发现，自己还不如乞丐——乞丐还有个破碗和打狗棍，自己却什么都没有，连要饭的本钱都没有——不觉脸上掠过一丝苦笑。这时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蒸煮食物的香味，牛巴马日那不争气的双腿就不由自主地拖着他的上半身挪了过去。

三

刚出锅的热包子，搞快买喽！动作慢了就没得喽！老板一边喊一边掀开了蒸笼盖子。牛巴马日不知道老板用汉话喊的什么，但他知道那蒸笼里是好

东西。他在大瓦山上的莫老爷家看到过，但从来没吃过。

牛巴马日咽了咽口水，他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包子铺来的。他扭过头，努力地不去看蒸笼一眼，可他的鼻子却没有办法关上开关。食物的气体分子混合在空气里，尽情冲进他的鼻腔，穿梭于他的肺泡，刺激着他的大脑皮层。他想尽快走开，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腿。

要饭的，唉，那个要饭的，各人走远点哈！说你，聋子吗？老板吼了半天。牛巴马日真成了聋子，他一句也听不懂汉语。

街对面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给我十二个肉包子，分成两份，记到我账上。王铁匠撩起火痕累累的猪皮围腰，在围腰反面的下摆上擦了擦手，从街对面走过来，边走边打量着被包子定在那里的牛巴马日。

王师，今天有客嗦？包子铺老板一边热情招呼一边捡着包子。

身材不错，脚杆短、手杆长、腰杆粗，是个打铁的好材料。王铁匠自言自语，全然没听见包子铺老板的话，走拢了，那目光都还在牛巴马日身上打转转。那眼神就像老嫖客进了窑子，眼神热烈直白，仿佛能将娘儿们衣裳剥光，完全忘了包子。

牛巴马日被盯得发毛，他像真偷了包子一样正要开溜，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擒住了。

你别怕，我看你好半天了，这包子是买给你的。王铁匠将一包包子塞给牛巴马日。

牛巴马日听不懂王铁匠说什么，但通过动作，他知道，这个铁匠是要自己收下这包包子。这怎么行呢？牛巴马日坚决不要，他恨自己毅力不够，没能克服包子的吸引。

拿着吧，先吃了再说，这年头，哪个都会遇到过不去的坎，你一定是饿坏了，你是哪里人氏？王铁匠一边坚持给，一边与牛巴马日沟通，他更坚信他不是乞丐了。

自摸给尼！自摸给尼！牛巴马日还在坚持，他记得很小的时候，阿达给自己说过，饿死不做贼、再穷不乞讨、感恩不能忘。

王铁匠一听他张口就知道，这肯定是从哪个大家族里活不下去出来逃命的农奴。王铁匠也略懂一些彝语，于是半彝半汉半比划地与牛巴马日交流了起来，有些费劲，但效果比较明显。